

張謇辭官從商記

● 龔祖遂 (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)

書生從商須要勇氣

遜清末代傑出狀元南京三江師範、東南大學主要創辦人之一張謇(季直)，晚年投身俗務，開工商業，辦紗廠，經營貿易，計較錙銖，是一位成功的實業家。一代儒生，依照傳統習慣，應是踏入仕途，為黔首牧守。做一名有為有守「經世濟民」的棟樑。市井販售，將本求利，庸人俗事，士大夫不為也。而擁有狀元頭銜的張季直，卻反其道而行，這在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的清代，確實是個異數。

張謇由通儒變成商賈，是人生極大的轉變，在他那個時代，作這樣的轉變，需要相當勇氣。也許會有人認為民國肇建後，狀元頭銜已無用處，但滿腹經綸的張季直，要混個一官半職，還是易如反掌。但他卻棄官拋書，做了工商界人，弄得滿身銅臭，卻非自甘「墮落」，而是心有戚戚焉。

甲午戰敗大受刺激

原來他的棄官經商，是受到刺激促成，這個刺激就是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，此戰役，中國以優勢兵力戰敗，導致喪權辱國，割地賠款，使張謇極感沉痛，認為救亡圖存，必須建設工業，速辦商務，培植實業人才不可。

於是張謇在一八九五年夏天，代湖廣總督張之洞撰寫的「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」中，痛陳八事，其中「開學堂、辦商貿、講工政」三項是疏中的重點，他並痛心疾首的指陳馬關條約允許日本人在內地開機械廠、製造土貨，設立行棧，如「飲鴆止渴，毒在肺腑」。表達出他對李鴻章外交結果的痛恨。

不過，張謇的經濟思想，幼年即告發軔，他受注重農事，講求實效的父教，求學時又受經世致用的薰陶，故而在「一八八三年(光緒九年)曾代通海花布商人奔走減捐，一八八六年會試不第，回鄉倡導蠶桑。翌年又赴開封，設計治河救災方案，力主採用外國挖泥器、平地開河機、浮水機、汽船、火車

等先進機器根治黃河，顯露出他突破窠臼的先進思想。

亟力主張發展工商

到了甲午戰後，張謇在「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」中，提出了明確的經濟主張，他把發展工業，列為富民強國的首要之務，同時闡述了工業與商業的發展關係。他主張學習日本富強的經驗，重工政，於各省設工政局，刻意提倡。統計海關貿易冊中每年出口易銷之土貨，加工精造，以廣拓銷路，進口洋貨則加以仿製改良，以敵其銷入，這正是現代貿易的雛形，他認為貿易應注重增加出口，使外貿保持順差(出超)，並且牢牢掌握運輸、銷售自主權，「不受外洋挾持」，這樣即可以形成「通商之國愈多而愈富」的良性循環。為了振興商業，他倡議在各省設立「商務局」，在水陸通衢、貿易繁盛之地設立「商務公所」，選舉董事，隨時會議，提出和推行「便商利民」，促進商貿發展的辦法。為了振興民族工商業，他主張政府應

建立保護獎勵機制。更重要的是他將培育人才，開辦學堂作為發展工商業的前提條件。張謇認為，開辦學堂，引進西學，培養和使用各類專業人才是強國之本，他說「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於兵，而不知外洋之強由於學。夫立國由於人才，人才出於立學，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。」因此，他主張「各省廣設學堂，自各國語言文字，以及種植、製造、商務、水師、陸軍、開礦、修路、律例各項專門名家之學，博延外洋各師教習。」三年後將學習較優者送往外國深造。為了學習外國先進工藝，他主張各省「分遣多員，率領工匠，赴西洋各大廠學習。一切種植、製器、紡織、煉冶、造船、造炮、修路、開礦、化學等事，皆肄習之。」他對浪費人才，棄才不用的社會現實提出批評，認為「蓋培之於先，必思所以用之於後。如能預定章程，則人心鼓舞，必有人才出於其中矣。」（卷一）

遇張之洞一拍即合

張謇的經濟思想用於實踐階段，起自和張之洞合作以後，講求維新強國的張之洞，對張謇極為賞識。兩人雖年齡官位懸殊，但張之洞不恥下問，經常向張謇請教維新強國的事，兩人書信往來不斷，甲午戰後，沿海漸受日本侵略威脅，已調任兩江總督兼江寧將軍的張之洞，有感於國防安全的重要，於

一八九五年二月奏請清廷委張謇總辦通海團練，通海地處長江通海口，江海要塞狼山鎮即在其間，奉委後，張謇花了五個月的時間草擬了「海防團防營制」、「民團續議」等方案，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。他為了革除過去辦團籌款擾民的積弊，賣掉了自己的二十四箱書籍，充作辦團補助費，不再搞攤派，刮黎民的膏血。

張謇這次以新科狀元、翰林學士身分，又接受兩江總督張之洞總辦通海團練重任，遂成為通州首屈一指的頭號紳士，威信著於地方。他趁舉辦團練之機，親自為花布商人議辦「認捐」，就是把過去的層層苛捐雜稅，改由商人自行包捐上繳。他又經營義莊、社倉，修築石路、石橋，籌劃通、海、泰、如四地合習樂舞（古典禮樂），為書院籌措經費等。這些活動大大加強了他在通州地區的影響，擴大了他與社會各個層面的聯繫，取得了社會各界對他的信任，從而為他創辦實業、發展經濟，作了良好的前期準備工作。

這一年的夏天

張謇兩度往訪張之洞，交換商務及學務的看法，他向張之洞提出開發海門濱海荒灘的問題，張之洞十分欣賞，委派他創辦通州實業，於是這位名望甚高的士大夫，開始投向士人鄙薄的商人，他以清醒的自責、自省的態度面對現實，他在「齋翁自訂年譜」中自述：

「余自審寒士，初未敢應。既念書生為

世輕久矣，病在空言，在負氣，故世輕書生，書生亦輕世。今求國之強，當先教育，先養成能辦適當教育之人才，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與謀，擁資者又乖隔不能與合。然固不能與政府隔，不能不與擁資者謀，納約自贖，責在我輩，屈己下人之謂何？踟躕累日，應焉。」

十九世紀後期，中國的洋務運動，無論軍事或民用工業，無論官辦、官督民辦，或官商合辦企業，均在封建官僚的壓抑壟斷下，管理無方，經營腐敗，虧損嚴重，早已失去活力，無法抗拒外國企業商品的猛攻，經濟門戶洞開，加之清政府財政惡劣，無法包攬新的官辦企業，在這個情況下，張謇創辦企業的希望在那裡呢？他從自己倡導蠶桑，為花布商人請求減稅及布商協議認捐之中，認識到振興實業，挽救民族危亡，惟有學習日本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經驗。他強調應有「商辦官助」的保護私資工商業的法律和政策，他抨擊官府有「征商之政，而無護商之法」，他促請清政府儘快請求商務、工藝、實行工商保護政策，提倡招商設局、創辦公司，抵制洋貨傾銷。

在處理工商關係方面，張謇把發展工業列為首位，他認為「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，此皮毛之論也。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。講格致，通化學，用機器，精製造，化粗為精，化少為多，化賤為貴，而後商賈有懋遷之資，有倍徙之利。」（載張季

子九錄，政聞錄卷一）

張謇的這一觀點，迄今仍有新鮮感和現實意義。更重要的是他重視教育，特別注重工商農業等專門學科，他在南通師範學校十年度支略序中說：「自前清甲午中國師徒敗

鉅，乙未馬關訂約，國威衰削，有識蒙話，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。普及有本，本在師範；乃知師範之設立不可以已。設師範之資，其數非細，他國師範，義由國家或地方建設而扶助之。當是時，科舉未停，民智未啟，國家有文告而已，不暇謀也。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，不肯顧也。推原理端，乃不得不營實業。然零一介窮儒，空弩蹶張，於何取濟？南通固有名產棉最旺之區也，會有議興紡廠於通而謀及者，乃身任焉。」這是狀元張謇辦廠興學的自供狀。

開辦紗廠募股受阻

通海瀕臨長江北岸，濕潤多雨，適於植棉，產品優良，一向用手工紡紗，手工織布，直到一八八四年始有印度機紗出現，爾後機紗越來越多。甲午戰後，洋商紛紛來華投資設廠，紡織線絲成爲投資重點。

據上海海關統計「僅一八九五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一年就新設紡織廠五家，此五家共有十二萬錠子，八百五十張機。每年能出紗九萬包，每包重四百磅；布能出二十五萬疋，每疋重十四磅，長四十碼」。到了一八九九年（光緒二十五年）大生紗廠生產前，

上海、江蘇等地新設紡織廠十多家。裕源紗廠、上海紗廠、恒豐紗廠、蘇綸紗廠、業勤紗廠都通過漢記、長泰、祥泰炳等紗庄，向通海地區推銷機紗，紅藍團龍、雲龍、雲鶴、天官、四海升平等牌號機紗，都是通海地區的暢銷貨。

一八九五年，兩江總督張之洞已注意到洋紗大量內銷的情況，他在「通州興辦實業章程」中說：「近日洋紗內灌，通海鄉人利其勻細，轉相購買，參織土布，每年耗四十餘萬金。」又據估計當時銷紗量，「通海兩境，每日可銷洋紗二十大包，已合機紗一萬錠之數」。到一八九七年（光緒二十三年），日銷量已達八十大包，年銷值約二百萬元。

洋紗大量進口後，通海棉產成了原料輸出，出口日本等國，張謇指出：通產之棉爲日廠所必需，花往紗來，日盛一日，捐我之產以資人，人即用資於我之貨以售我，無異瀝血肥虎而袒肉以繼之。若設紗廠於通州棉花產地，則花價比遠購低廉，又可爲鄉人找一條謀生之路，更重要的是，「自己紡紗抵制外貨進來」，使利權不致外溢。（載張季子九錄，實業錄，卷一）以上是張之洞及張謇在通海創辦大生紗廠的背景。

一八九六年初，清廷下令各省設立商務局：「俾得維護華商，漸收權利」，張之洞是首批被指定辦商務局的地方大員，他奏請通州張謇，蘇州陸潤庠（一八四一—一九

一五年，吳縣人，同治年間狀元），鎮江丁立瀛分別在通州、蘇州、鎮江設立商務局，丁立瀛不通商務，默默無聞，張、陸兩狀元卻大展鴻圖，張謇創辦通州大生紗廠，陸潤庠創辦蘇州蘇綸紗廠，零散徬徨的民間資本，向兩廠集中，成爲家喻戶曉「狀元辦廠」的佳話。

不過，張謇辦大生紗廠並非一帆風順，他遭到許多艱難曲折：

（一）集資挫折；張謇受命「總理通海一帶商務」，興辦大生紗廠，於一八九五年冬開始集資，他最初抱有很大的希望，認爲通海土布交易額龐大，流動資金甚鉅，易於集資，不意布商資金受高利貸利率支配，無法轉化爲企業資本。境內的大地主雖答應入股，卻口惠而實不至，張謇被迫到上海募股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始募得六十萬兩，仿西法以一百兩爲一股，共六千股。還未開工生產，竟已遇到外國紡品廉價傾銷，使剛起步的中國紗廠遭到極大的壓力，滬商見無錢可賺，紛紛縮手。通海一些地方官紳、商人則認爲張謇「不知辦廠爲何物？」但礙於張謇的面子，把入股當作捐輸，略爲應酬，使張謇陷入窘境。

（二）引進官股，一波三折；張之洞原擬在武漢設立紗廠，向英商購得紗錠四萬八百枚。因辦廠未成，乃將紗錠堆置棧房。張謇要辦紗廠，乃折價五十萬兩與張謇簽約，另由張謇招商募股五十萬兩設廠，但代表官方的

桂嵩慶、盛宣懷只是想推出廢除的紗錠及官機，並未認真要設紗廠，以致張謇於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大生紗廠開工後，僅有現金六萬餘元，但雇用職工五百餘人，經費很快用盡，而後繼無著，連張謇赴上海的路費，都是靠賣字籌措的。

(二)地方官阻撓；紗廠開工後，經費拮据，張謇只好硬著頭皮，向張之洞、劉坤一（江蘇督都）、盛宣懷等實力人物求援，但成效甚微，張謇被迫只好辭職，並明白宣示，如果走頭無路，將把紗廠拱手讓與日本人，國人辦紗廠的目的，本來是抵制日本侵華，卻被迫自投羅網，真是中國人的悲哀。至此，官方始告出面，撥借付息通州地方公款八萬兩應急，不料通州知州汪樹棠虛與委蛇，竟將這筆錢津貼各地秀才參加舉人鄉試，另藉督撫協助張謇募股的命令，派遣簽役四出，將募股變成強征。弄得民怨沸騰，張謇連忙懇求知州停止這種勸募。

(四)奸商乘人之危，大生紗廠經費無著，但張謇仍力謀保住紗廠，他到上海，與富商嚴信厚、朱幼鴻會談，希望出租紗廠三年，滬商卻提出苛刻的條件，使他無法接受。留滬兩月，七次向股東募款，僅獲兩三友人溫語相慰。最後他決定不再典租，毅然採取「盡花紡紗，賣紗收花，更續自轉」，至無棉紡紗時，則準備停車關廠，出售還款股東。

張謇主意既定，即展開全力經營，到了一八九九年，慘淡經營的紗廠，竟告渡過難

關，成爲可與國內同行及外商並駕齊驅，具有相當競爭力的商辦企業。

「盡花紡紗」一試成功

大生紗廠起死回生，大展鴻圖的因素有以下四項：

(一)強大的市場作用；任何企業必須適應市場需求，才能發展。張謇在窮途末路之際，決定背水一戰，採用沈燮均的建議，將庫存棉花全部紡成機紗，賣掉機紗再購棉花，不斷的交替，居然進入良性循環。主因是一八九七年後，棉紗需求量不斷攀升，紗價節節升高，到了一八九九年春，大紗一廠日產粗紗二十包，九月即達日產卅六大包，次年更日產四十五大包，均爲供織土布的十二支紗，每包售價六十五兩至六十七兩，售款足夠購棉費用，經過五載挫折，總算否極泰來。初步成功後，張謇往訪紗廠老闆之一的江督劉坤一，兩人有精彩的對話（原載張謇日記，乙亥八月二十日）：謁新寧（劉坤一），相見大歡，拱手稱謝，對曰：「紗好地也，氣轉天也，人無與焉。」新寧曰：「是先生之功。」對曰：「辦事皆董事與各執事，謇無功。」曰：「不居功，苦則能吃矣。」曰：「苦是自己要吃的，亦無所怨。」曰：「但能成，折本也無妨。」曰：「不成則已，成則無折本之理」。

(二)紳領商辦，企業體制；當時正值十九世紀晚期，政府洋務派官僚「挾官以凌商，

挾商以蒙官」，在官督商辦情況下，官商矛盾重重，非有資望和地位的人，代表商人活動不可。張謇具備此條件，故能採用「紳領商辦」的方式開辦。而他狀元資格，翰林身分易與官僚打交道，獲得發展的便利。

生意興隆財源滾滾

(三)工商業現代化的經營管理：大生紗廠甫開辦，張謇即蒐集上海各紗廠的管理制度，親訂章程，具有近代企業的經營精神，採用「總理」統轄下的分工負責制，張謇任「總理」，綜攬全局，另由商董分管各部門。全廠分爲廠工（生產），進出貨（供銷）、銀錢帳目（財務）、雜務（總務）四大部門，各由一位商董（經理）負責，下設執事（職員）和監工管理生產。進出貨由於涉及滬兩地，事重而繁，除正董住通州外，另設駐滬幫董一人。「廠約」規定了董、執事在各部門的職責，並且要求進出貨董、執事住在行棧，廠工董、執事住在工廠執事樓（辦公樓），銀錢帳目董、執事住在總辦事處。此外，《廠約》還規定了總理職責、統計報表制度、獎懲制度、工薪發放辦法、伙食標準等。「廠約」規定：每天下午二時，各董要集中到總辦事處，及時研究花紗工料出入利弊得失，酌定因革損益，由總帳房統計大略，編爲廠要日記，以備存核。

在企業收益分配方面，「廠約」也規定得十分具體。利潤分配辦法是：「每年餘利

除提保險公積外，分十三股，以十股歸股東，三股作在事人花紅。三股中兩歸紳董，一股歸各執事。紳董之兩股，作十成分派，紳得一成半，雜務幫董得一成半，行廠銀錢董各得二成，餘一成提供善舉。各執事之一股，亦作十成分派，行廠各得三成半，銀錢所得二，雜務得一，由總帳（房）年終匯齊各功過單，核分三等酬給。」由於分工具體，責任明確，制度健全，考核嚴明，克服了官辦企業中機構臃腫，人浮於事，以權謀私等弊病。

更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大生紗廠的人才素質，除總理張謇是位學者外，其餘的領導幹部都是苦學出身的愛國分子，以實業救國為己任，熟悉商場機變，能隨機應變，而且都是張謇多年好友，故能合作無間，上下一心，講求效益，同擔風險，而獲致成功。

四、低耗高質，商品具高度競爭力；大生紗廠設在產棉區，就地收購，價格低廉，又省運費，成本極低，與上海紗廠相較，佔了地利之利，工資水準也比上海低，成本低加上銷路好，所以能大賺特賺，獲利的第一年淨賺純利三萬八千七百十二兩，第二年從純利更高達十一萬八千九百卅六兩。這種傲人的成績，首功當推經銷董事沈燮均，他是通海關布業四大關莊之首恒記布莊老闆，嫻熟市場，善於經營，故能連年獲利，到了一九〇三年，大生增機四、〇八萬紗錠，增資一百十三萬兩。一九〇七年在崇明增設第二廠

，投資八十六萬三千七百三十萬兩，開始邁入輝煌時期。

謀廢厘捐大戰官僚

清廷腐敗的厘捐制度，阻礙中國工商業發展，張謇出身農民兼小商人家庭，對厘捐的危害，感同身受。他曾一度為民請命，替小商人辦理「認捐」（包捐），試圖擺脫稅吏剝削，功敗垂成。他開辦大生紗廠後，力謀根除厘捐。一八九五年，張之洞當上兩江總督後，把各種名目的厘捐改為統捐，自認可消除貪官污吏，實際上在貪官污吏把持下，反而超收厘捐總額的百分之六十，商民無不憤慨，當年夏天，張謇親訪張之洞，面談統捐利弊，激辯二十餘日，又透過恩師翁同龢向朝廷反映，終於說服張之洞，把「統捐」改為「認捐」。他和張之洞協議的認捐辦法是：援蘇州之絲、木、綢緞、皮貨、桐油、顏料、藥材，常熟之綿紗，無錫之冶鐵「認捐」之例，由通海花布、百貨各業自行結保，互相考察，分認厘捐，具分結與地方官，具總結於都部。「認捐」總額的確定，是問題的關鍵。他們按照各厘捐局解庫清數，把稅源最旺之年和最衰之年實收總額平均折算，合計為二十六萬千文。這個辦法，不僅取消了統捐百分之十的浮收，而且根絕了稅吏中飽勒索的機會。不過，這個辦法遭到被斷絕了財路的各級官吏的強烈反對，最大的阻力來自江寧藩司和厘捐總局。

江寧藩司和厘捐總局抵制「認捐」的手法有三：首先，他們明知花布市場上半年為淡季，下半年為旺季，卻故意拒絕上半年交

四成，下半年交六成的合理輸捐方案，堅持要按月攤交；其次，向下屬施加壓力，命令通州和海門廳地方官吏各具「如短包賠」的「擔保書」，使他們知難而退，不敢再替商人說話；再者，他們明知通海地方從不鑄錢，偏偏規定「認捐」要全部上交制線（銅錢），使商人難以完成認捐任務。其實張謇的辦法，受損失只有中飽私囊的貪官和向他們分贓的上司，政府財政不減反增，但因擋了別人的財路，結局可想而知，江寧藩司的狡猾手段嚇壞了曾幫助過張謇的若干地方官，加之張之洞在此問題上遲疑不決，使他的努力盡付流水，直到清王朝覆滅，張謇始終譴責這一不得民心的掠奪措施。同時，也使張謇認識到，不消除腐朽的專制政治，實業、教育和財政改革都是徒託空言。

倫理科學民主守法

張謇有很正確的信仰和認知，主張「父實業而母教育」，他興辦實業，從事生產建設，改善人民生活。認為貧窮是罪惡，國家的衰弱，民不聊生，一切問題都會產生出來，他致力生產建設，創辦墾牧公司、漁業公司、大生紗廠、大達輪船公司、淮海實業銀行，有成效的解決了人民的食衣住行，國家社會自然富強，富而後教，教育是長期投資

中外雜誌

，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必要設施，他與辦各種中、小學校、高等商業、農業、醫學、師範、土木、測繪、蠶業、刺繡、聾啞、紡織等學校，養老院、殘廢院、育嬰堂、博物院、圖書館、南京河海工專學校（後來併入中央大學），凡歐美各國應有之事業，全部創辦。

張謇的作為比較歐美社會更好的一面是重視倫理，講求道義，不作與「過河拆橋」，張謇喜愛文學、藝術，在改善人民衣、食、住、行之外更倡導音樂活動，他寫有很多勸善、諷世、守法、憂國、憂民、懷舊憶往的詩文作品，選錄如後：張謇辦墾牧公司，勞苦不辭，長時期始終追隨張謇最久的是江導岷，還有龔培基幫助經營工程，最為出力。張謇有一首懷舊詩獎勵他們：

老夫五十稱魯翁，天地雖閉猶未瘥。樊遲自請小人學，許行招致其徒從，從數十人畜數萬，指麾日月江興龔。拒防不假武肅弩，探候直到馮夷宮，以田以廬堤告功，與事與我成始終。

二十七年幾潮汐，頗有風霜面海色。幾輩雄飛往復回，一番夢醒今非昔。荷篠津頭作丈人，輟耕隴上悲陳涉。兩生於世未蹉跎，坐待沮洳豐黍禾。農舍童孫又上學，十傳百傳罵與疏。

龔生腰背惜少弛，江生善飲願常配。丈夫志業要成就，金印雲箱寔足多。昨日江亭酌家釀，我與兩生笑相向，龔生生

日桐已華，江生後起乘秋爽。老夫衰退不自知，看生矯健神猶王。江生江生東去種黃花，待我秋來與祝卿閒長。

張謇辦師範教育，主持策畫最得力，學行意識都很優美，為張謇最得意的門人是南京高等師範校長江謙。清末民初張謇政治上的策畫，江謙贊襄的地方最多。他信佛入山，已經多年了。張謇有一首詩贈他：

聞說山中業，艱辛吾道南。地良滕不小，天遠行能談。詬恥書生活，仁方佛典參。僅多商榷事，待子意潭潭。

張謇對子女管教很嚴厲，常常對家人等說：「小孩子溺愛他，就是害他。你們望他成立，就得嚴正的管教他。」

平常張謇不是講書說故事給孩子們聽，就是講從前家世貧苦的狀況，和做人要堅苦自立的道理。

張謇到兒子六、七歲時，就請了日本媒姆帶教他們，一面選了許多淺近易懂的古樂府和唐詩教兒子讀，總要讀到爛熟。當時張謇自己還做了歌詞，交日本媒姆譜曲，教孩子們唱：

風吹池面開，一群金魚排；小魚擺擺尾，大魚鴨鴨腮，白魚白玉琢，紅魚紅錦裁。我投好食不須猜，和睦睦來來來來來。（池中金魚）

風車兮風車，圓轉兮不差，車之捷捷兮；人心不息兮，風車不息兮。（風車）另有三首是張謇在兒子張孝若遊美啟行

以前寫給他兒子的詩，詩中有無盡的張謇身歷的世味人情，和鞭策兒子期望兒子有成的慈愛之情意：

大道炳六籍，散著區宇間，未嘗限中國，蛙井拘墟觀，道不在言語，知鮮行尤艱，履之必有始，豈不在憂患。兒生今二十，墮地覆載寬，恒虞執袴氣，薰入毛髮端。便旋習應對，俯仰求為官。兒志殊落落，恥為時話訕。知恥者生氣，遂若春萌芽。駕言適異域，求覽方員還，誰謂世味劣，正要行路難。

出門但一步，便不父母近，男子重自立，父母會有盡。即言行旅遭，豐悍無一準，古人苦求學，力備不為損，況乃貴靡足，蓋海浮遊穩。父年二十時，低首被俗窘。兒今衆擡舉，邀絕華蓋傘。擡舉夫何如，人已兩當省。蠻貊何足異，忠信植行本。世亂何足嗟，仁恕修塗軫，大智無小明，大勇無小忿。萬里兆舉足，尋丈由寸引。

少日苦貧賤，父不及兒福，兒所不及父，正坐苦不足。父當辛苦時，但覺分所屬，歸來父母憐，摩撫看垢服，伯父相慰藉，兒母共委曲，忘苦一家事，熙熙有和樂。今惟伯父存，白首誼彌篤，助父費兒行，望兒養頭角。愛衆而親仁，語為弟子錄，欲得衆尊貴，行止勿自辱，毋徒效大言，高舉奮黃鶴。（怡兒遊學美洲將行詩以策之）